

萧乾

选集

XIAO QIAN XUAN JI

第 二 卷

特 写

四川人民出版社

BH37/20

1217.2
115
3:2

萧乾选集

第 二 卷

特 写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成都



B 033415

责任编辑：刘慧心

封面设计：陈世五

萧乾选集·第二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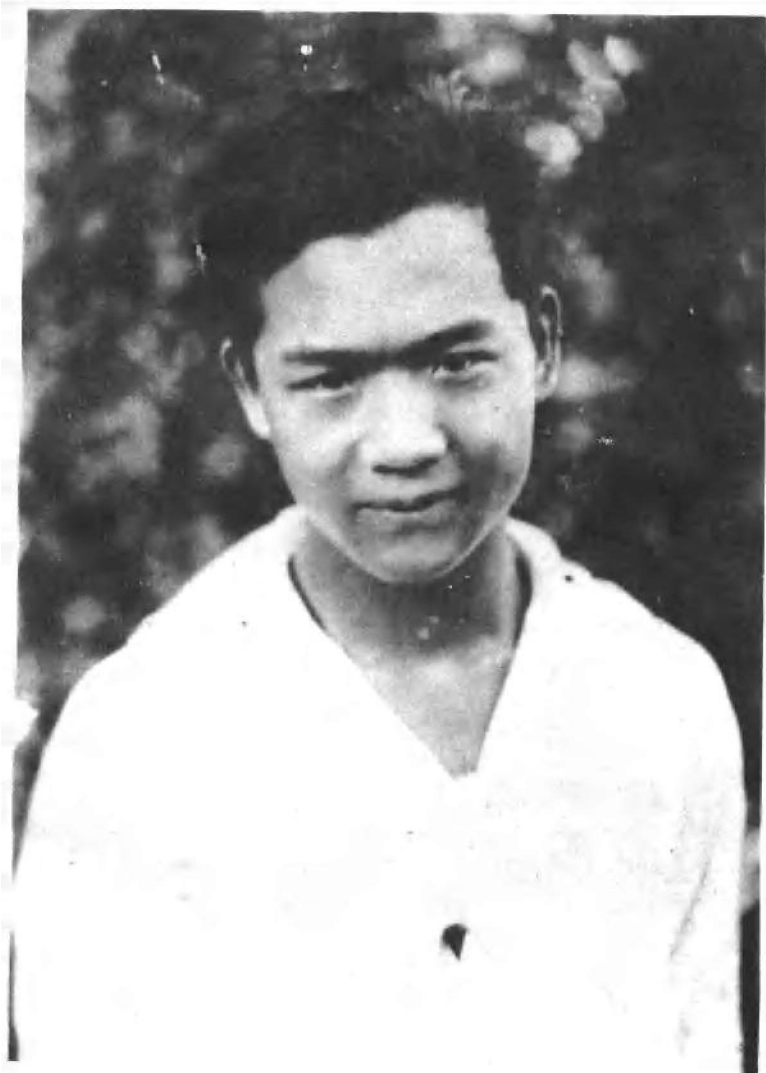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8.25插页7字数374千

1983年7月第一版 1983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400册

书号：10118·720 (平装)定价：2.04元



作者一九三六年摄于汕头角石

万里赶羊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国营牧场的干部，对刚
从新疆运到牧场的那群细毛羊，真不知道怎样
爱抚好了。使用贪婪的眼睛凝视着它们，用手
指头轻轻地抚摸着那毛色白净的身子，抚着它
的细长脖颈，抚着一根根粗犷的腿。这真是
奇迹也是有人格的一句话，发出这“呀呀”
唱，你瞧吧，这位粗犷的牧民嘴就甜了。
他已给你唱一通羊的祖宗三代：定什么羊
叫“盖哈羊”是羊群里最特别羊跟咱的
新疆的哈萨克羊是近似的。然后，不管你
咋喘，他就继续唱道：“哪边牧羊
这么棒，怪不得‘粗犷’的羊呀！多么
大的风雷也不怕，青草干草都一掠吃准

作者写《万里赶羊》的手稿

出版说明

《萧乾选集》第二卷，选编作者写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八〇年的特写三十九篇；分作国内部分和国外部分。此次成集出版，作者作了订正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次

国内

平绥琐记	1
流民图	17
湘黔道上	33
刘粹刚之死	49
林炎发入狱	63
由香港到宝安	73
潮汕鱼米乡	83
岭东的黑暗面	91
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	98
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105
土地回老家	114
李媛飏的一生	211
黄友毅回家	222
幸福在萌芽	229

凤凰坡上	235
万里赶羊	261
时代在草原上飞跃	277
人民教师刘景昆	295

国 外

赴欧途中	305
坐船犯罪记	312
剑桥书简（一）	324
剑桥书简（二）	331
初访伦敦	335
老伙计日记	354
伦敦一周间	358
血红的九月	377
矛盾交响曲	386
银风筝下的伦敦	392
一九四〇年的圣诞	402
到莱茵前线去	407
南德的暮秋	420
美国散记	478
瑞士之行	491
劫后的马来亚	505
安南的启示	513
衣阿华的启示	522
美国点滴	526

在康奈尔校园里	546
访问记〔附录〕	552

内 国

大

三

平绥琐记

一

塞外的山峰象条条多筋的铜臂，余脉伸入稀疏的小村舍中间。我们的车就在铜臂的阴影下爬，有时还要钻到铜筋里去。排排的莜麦梳着车中人的眼目，葡萄架扎成蜘蛛网形的图案。土的城墙围着土的矮屋，城门上贴的是“红锡包”、“美女”牌香烟广告。近河套肥沃的土壤盛开着罌粟花，五颜六色，象在等待内地诗人去吟诵。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牧放着棕白诸色的马匹，嘶叫的声音惊不醒山穴中沉沦于毒物中的居民。

有谁怀念旧日的北京，我劝他到塞外去看看。齐整的方城还那么宁静，窄窄的街道晴时是香炉，雨时便是泥粥。路旁摆着各行摊商。哧哧的拉锯声伴奏着叮当的打铁声。粗大的汉子抡起大锤来，迎头一下，就是一团火花。菜馆门口坐了口衔长烟袋的掌柜，隔壁私塾里还有成群的孩子喊读着《孝经》。高额隆颅的蒙古人，负了被包沿街走去。到深夜还会

有募修大雄宝殿的僧人，敲打木鱼金钟向你化缘。

塞外的更鼓分外清脆，街心的警察似乎也带点憋气。突然，一乘高鞍白马飞奔来了，尖锐的鞭声吓开了梳小辫儿的驴夫。长袍绅士站在汉、蒙对照的布告前朗声读着去年的布告。世家门前还悬着御赐的“文魁”匾额，巷口矗立着“节烈”牌坊。城隍庙壁上还保留着秀才的榜纸，经年的雨水竟冲不掉往日的虚荣。

一匹骆驼惊了，路人一起在它后头追去。连小孩子都有胆量就地抓把沙土向那兽物深陷悲戚的眼里扬起，想迷住这用大脚丫奔跳着的畜牲。

当唧唧的铜铃系在每匹骆驼的项脖间，它们稳重地朝着寂寥的天边迈进。

二

张家口是塞外第一镇市。城倾斜地建在山坡上，坡的高处是上堡，低处是下堡。这是横的分界。经过大水的教训后，一九二五年建了一座清河桥。于是，纵的来说，全市分桥东和桥西，桥两端各有省府树立的忠孝格言牌。

如果是夜晚下火车，站台出口处照例站满了旅馆的招徕人。个个手提一盏书明字号的纸灯笼，一字排开，争着嚷出旅社的名字。每个声音都企图压倒另外的一个，结果除了一片嘶喊声随着灯光摇摆，什么也别想听见。

街上多的是蘑菇店，高丽纸上写着“上等”、“顶上

等”、“特别上等”一类字样。铜碗匠担着挑子，响着铃铛沿街走。街心站着黑衣警察。不需申斥，人都靠左边沿着桥走。走到桥头不由你不为那“忠孝仁信、礼义廉耻、诚诚恳恳、你去实行”的木牌所吓住。

白荷叶帽上写了“奋斗”红字的是当地驻防军。紫红脸膛的兵士扛了大柳棍在街上走。这是老国民军！

太阳一擦山，夜游的人就由上堡倾下坡来，直倾进花园去。这是一座任人游玩的私人花园，进门处题的是“静观”。在小堂子里招待了一天客人的娼妓莫不需要一个时间吸点新鲜空气散散心，于是花园柳堤上三五成群地徘徊着许多艳装女人。有养女的携着养女，没有的则或把一件漂亮衣服搭在臂上。商铺的伙友和社会人士有权利来瞻仰、品评，或飞个眼色。因此，挤在红粉旗袍间的是些对襟小褂。家庭妇女来游的，没有一个男家属步步紧跟可不妥当。

街上灯火稠密起来时，许多闲散人堵在巷口去听布店的话匣子。刘鸿声的嗓子使这些欣赏者忘掉天气的燥热。盲歌者携了丝弦，向乐户的门槛处摸。

马路上虽然偶尔也驰过一辆汽车，骡子车在这大市镇里还算是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这样一乘骡车，蓝的篷子，壮实的宣化府御者，爱摆耳朵的黄骡，把我送到赐儿山下。据说本地名胜就数这里了。那条盘山的汽车路说明我们的“要人”如何喜欢到这里来。

大境门巍峨的城楼上赫然题着“大好山河”。宽敞的黄土道仍有着中古的意味。汉、蒙商贩赶着牲畜向山沟处走。轿车下徘徊着寻食的猪仔，山上还留着古箭楼炮台的痕迹。

三

车到大同站时，特别是在夜间，站台上摆满了亮熠熠的铜器。如定州眼药或滁州网篮一样，大同的铜商选本地最精致的出品供路过的行人买去作纪念。

城墙被历年内战打得满身是窟窿，那些炮火痕迹向每个初游者诉说了这城在近代史上的厄运。北门顶上已颓成只剩两三块随时可落下来的砖头，倒悬在稀薄的土堆上，向着每日从它下面路过的千万行人祝福。什么时候，也许一阵风吹来，这两三块砖头高了兴，就会在一个行人头上开瓢儿。

古老的城垛上盖着一座业已破旧的洋楼，尖尖的屋顶也曾遭过炮火的袭击。拱形的门楣上，一壁题着“云中锁钥”，另一壁是“屏藩紫塞”。想必是哪位知府羡慕西方文明，不伦不类地在这纯东方式的高城上盖了这么一座洋楼。

城门脸贴的是些“山西人吸山西省产的香烟”一类广告。革命的标语和破旧的匾额比赛着谁“老”。尖尖的瓜皮帽下皱着黄瘦的脸。一个女人走过去了，许多品评者都活跃起来。

恰巧刚下过雨，拖车者的脚在半尺厚的泥粥里一伸一拔着。泥路的两旁是铺户。“戒烟药丸”的条子斜贴在窗玻璃上，炕上横竖正躺着几个瘾者。萤火似的小灯映着桌边称货的小天平。咚咚的鼓配着天国歌声的是救世军。穿灰色制服的人骑在快马上，溅起细碎的泥花。枯瘦的乞丐，唱着梆子腔，向着铺主讨钱。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胁间系着粉红

小手绢，立在一边悬着本省军事领袖、一边是本地最漂亮女人放大玉照的照相馆门前，抿着小嘴儿，呆呆地瞅着玻璃窗里托腮的娇态。

城中心区四牌楼，窄窄的十字路口堆满的是菜筐布挑。往东，那泥泞得象猪圈似的路旁，屹立着九龙壁。黄绿琉璃瓦拼凑的一个龙身爬满了高厚的墙壁，周围用无数条小龙镶着边。虽缺乏北海那块的光泽细腻，却有着更粗犷、雄伟的气魄。壁前立着一些碑石，记载着这座龙壁在某年旱灾时如何显过灵。

受到历史的特惠，大同有着许多罕见的大庙。首先是云冈的石佛，还有华岩上下寺和善化寺的泥塑，说明北魏时中国艺术的造诣之高与佛教魔力之大。几乎每个庙都布满了壁画，各种表情的仙佛伸着细长的手指，在云端里逍遥坐禅。白的鸽和轻的燕，一群一群地环着那巨大的屋角飞翔，对着每个来者呢喃地道着时光之隐秘。

虽然“妇女应以瞭街为耻”的条子贴在武定街壁上，黄昏时分，住家门口还不缺乏一些艳装的女人，露着拙笨的笑颜。由于靠当娼妓为主的人太多了，时常看到一些门楣上不得不贴着“良民住户，行人止步”的条子。

这样一个大城却没有一份报纸，谁相信呢？但我连县立图书馆都去了，也找不到一份！壁报，我也不曾见到。这些人，裸着油亮的背，呼呼拉着他们的风箱，叮当打着他们的铜器。对于国家遭着如何的厄运，都似乎一律漠不关心。由北门脸上那空悬着的两块威胁人命的砖，就可以知道这些人是在怎么样地生活着哪。

四

由大同，只要乘火车出去几十分钟，就可以看到煤的世界了，多么丰富的煤田啊，黑黑的炭山，因为运不出，自己竟由核心燃烧了起来。

口泉地方虽然不大，给嘟嘟的小火车和耸立的大烟囱点缀得很象个工业区。站在由大同开来的大火车上，看坡上停的矿务局的小火车，小得真令人发笑。汽笛一拉，声音弱得象女孩子在捉迷藏时打的招呼。但带我去永定庄看晋北矿务公司岩村煤井的，却正是这样一辆小火车。

转过一座山，就进入可怕的境地了。煤堆上正走动几十个黑脸、黑臂、光着黑腿的装煤手，用后脖颈顶着一筐筐的煤块往才驶进煤巷的货车皮里装。装满了四十吨，大家共同平分那块把钱。

沿着煤谷走上去，朝着那高耸的烟囱，朝着那隆隆的声音走。交错的小火车道上正跑着小煤车。下坡路的车飞也似地跑，车由井口一送出，煤矿工人便骑在下奔的车上，毗着白牙，扬着黑手掌，高声喊着就溜下山去了。苦的是上坡路。他们咧着红唇，揉着汗咸的眼，气喘吁吁地向井口推。

井口才忙呢。几根交叉的木条中间转着一个通了铁绳的滑车。直径丈余的井口轮流升降着空车和煤车。当当的铃声，隆隆的车声，杂着在井口司事人的喊声，气氛紧张极了。

这么一个小井口每天有一千五百人做工？我怀疑起来，